

元

曲

選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雜劇

元

明吳興臧叔

楔子

宋末扮李老同正末王文用旦兒上李老詩云急
急光陰似水流等閒白了少年頭月過十五光明
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漢是這河南府人氏姓王
雙名從道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孩兒是王文用這
個是孩兒的媳婦兒夫三口兒守本分做着些營

生度其日月孩兒也你早間去長街市上做甚麼
來正末云父親您孩兒去長街市上算了一卦道
您孩兒有一百日血光之災千里之外可躲孩兒
待將些小本錢到江西南昌地面做些買賣一來
是躲難逃災二來就將本求利不知父親意下如
何李老云孩兒豈不聞古人有言離家一里不如
屋裏又道是打卦打卦只會說話你怎麼信那些
油嘴的話頭只不如在家裏謹謹慎慎的消災延
福倒好正末云父親陰陽不可不信孩兒主意已

定裝都痊就了不如任孩兒去罷恐怕在家裏終
日疑惑心志便沒災難也少不得生出病來_末老
云既然孩兒決意要去我也不留你了只要你小
心在意者_正_未_云則今日好日辰您孩兒辭別了

父親便索長行也_旦兒_云大哥你出路去只是以

身爲本父親年紀高大了是必早些回家來若遇

見便人捎封平安信兒與我_正_未_云大嫂你好生

看覲家中侍奉父親我做些買賣便回來也_末老

云孩兒不必憂慮則願你早早得利而回_正_未_唱

仙呂端正好趣非災離鄉故相別罷便踐程途

且見

王文田今日分別好生淒涼也

正末唱

方信道人

生唯有別離苦眼看着向那海角天涯去

下

等老二孩兒去了也媳婦兒沒事則閉門靜坐等

你丈夫回來者

同下

父親放心您孩兒知道

第一折

丑扮店小二上云小可是店小二在此處開着個
客店但是南來北往做買做賣的都來我這店裏
安下天色已晚想是沒的人來了我且關上門看

正末上云自家王文用的便是自從離了家中直
到江西南昌販賣利增百倍本待要回家去爭奈
未勾那一百日打聽的泗州好做買賣我待就上
泗州去想俺這爲商賈的索是艱難也可唱

仙呂點絳辰帶月披星忍寒受冷離鄉井過了些芳
草長亭再不會半霎兒得這脚頭定

混江龍你看那人間百姓在紅塵中都要幹營生兩
下裏行船走馬各要奪利爭名船尾分開橫水綠馬
蹄踏破亂山青則他這搖鞭舉棹可便也休相競多

則爲兩匙兒羹粥乾忙了那一世落的這前程

〔云〕天色晚了也我在這店肆中覓個宵宿咱小二

哥開門開門店小二〔云〕有人喚門哩我開開這門

來〔見科云〕我道誰原來是老客隔的兩個月不見

一發吃的好了老客如今來做甚麼〔正末云〕我來

你這店裏覓一宵宿我與你二百文房錢〔店小二

云〕勾了勾了老客請進裏面來用些什麼茶飯〔正

末云〕茶飯都不用你只與我點一盞燈來〔店小二

云〕理會的燈在此〔正末云〕小二哥你把房錢收去

我明日五更前後早起便行我也不辭你了店小二云喫你明日不辭我天明就去既然如此你歇

息罷我自家睡去下正末云我關上這門走的我

身子困倦了我歇息咱微睡打夢科云王文用也

甚睡兒到的我這眼裏我開開這門我來這裏下

了兩遭倒不曾細看可怎生這裏有一個小角門

兒我開開這門元來是一所花園是好花也唱

醉中天我則見牡丹花堪人賞宜人敬可人意動人
情又則見青芍藥白薔薇紅錦櫻又則見紫紋桃閻

着那黃花杏

云是好花也我待折一采兒咱唱

不由

我心中自警百般的把拏不定

云這所在也無人我

便折一采兒怕做什麼

微驚科唱

呀可怎生撲簌簌

枝葉凋零

靜盼科正末唱

後庭花則聽的擦擦的鞋底鳴不不的大步行好教

我便圪圪的牙根鬪

那老靠正末科正末唱

覺一陣

滲滲的身上冷

那老做揪住正末科正末唱

猛見個

黑妖精似和人尋爭覓競這塙兒裏無動靜昏慘慘

月半明莫不要虧圖咱性命骨碌碌恠眼睁早謊的
咱先直挺

青歌兒天也好着我又不敢問他問他名姓早則是
打了個渾身癡_{做殺正末打推下正末做醒科云}挣我恰纔哄的覺來忽的醒_{因好個}

_{惡夢也我開了這門}唱我纔出門程向花苑閒行見

風弄殘燈正月白三更親見個妖精待把我欺凌只
一拳險送了這潑殘生天也兀的不憂成我病

_{云】嗨我做了這樣一箇不祥的夢兀的不是頭雞}

叶小二哥你起來收拾家火我去了也

淨扮店

小二上詩云營生道路有千條若無筭計也徒勞
爲甚青年便頭白一夜起來七八遭自家是個賣
酒的在這十字坡口兒上開張這一個小鋪面覓
幾文錢度日今早起來燒的這鑊鍋熱掛起望子
看有什麼人來買酒吃正未挑擔兒上云王文用
你也行動些兒波

醉扶歸我則見那野水穿花徑村犬吠柴局合刺刺
轆轤響可正和着各鄉鄉的搗碓聲更那堪綠柳相

遮映微見店小二科云這是一個小酒務兒小二哥
有酒麼店小二云有酒有酒正末云小二哥打二百
文長錢的酒來店小二云酒在此你有量儘着你吃
只不要撒酒風正末唱則你這醇糯酒渾如靛青我
且飲一盞消閒興

云這酒儘中用我慢慢的飲咱淨扮邦老上云行
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家鐵旗竿白正的便是昨日
多吃了幾碗酒就在那柳陰下一覺直到天亮猶
睜開眼只見一箇小後生五短身材兒黃白臉色

兒挑着兩個沉點點的籠兒那廝見了我便走我就骨碌碌一個翻身跳起來跟着他後面急急的趕不知怎的再趕不上我則是多吃了那幾碗黃湯以此趕不上他說罷前面有一個小酒務兒再買幾碗酸他一酸早來到這酒務裏店小二有酒麼店小二云有酒請裏面坐那老云大碗裏醞的酒來將此一乾鹽來我吃兩碗酸過我那昨日的酒來店小二做放酒科云慢的乾鹽有兩塊蒜瓣兒那老云蒜瓣兒也好正末云王文用看你那龐

心波不會澆奠哩我澆奠咱唱

金盞兒忙澆奠謝神明憑買賣做經營大古來貧窮
富貴皆前定那老云那壁角子裏有人說話我試聽
他說什麼正末做澆奠酒科云一點酒入地願萬民
安樂兩點酒入地願五谷豐登三點酒入地願好人
相逢惡人遠避那老拍卓科云兀那村弟子孩兒那
惡人惱着你什麼來店小二云老叔不要打破了我
的卓子正末唱我這裡扭回脖頸他那裏閃雙睛那
老云這廝好無禮也正末唱我見他忽的眉剔豎禿

的眼圓睁詭的我騰的撒了擡盞喫的丢了魂靈

正末做跪科
那老做壯起科云
你小後生家不會

說話你便道好人相逢惡人吉利那惡人聽見你

這般說他也不怪你店小二云老叔是他的小後生

家不會說話那老打科云干你甚事正末云哥哥

敎道的小人是那老云我且問你你做什麼買賣

正末云小人做個小貨郎兒那老云你是個貨郎

兒我也是個撫軄兒我和你合個夥計一搭裏

做買賣去那老做踢籠兒科正末云哥只是些

肥

曉粉兒邦老云你是那裏人正末云小人河南府

人邦老云我和你同鄉我也是河南府人氏店

小二云我是陝西人氏邦老云河南府那裏住正

末云東關裏紅橋西大菜園便是邦老云我可在

西關裏住店小二云我可在南關住邦老打店小

二云誰調你哩我問你姓什麼正末云小生姓

王叫做王文用邦老云我和你也同姓我姓白正

末云哥你姓白我姓王怎麼是同姓邦老云你却

不知我那老爺老娘可姓王店小二云我姓鄭是

鄭共鄭邦老云你家幾口兒正末云小人三口兒
店小二云帶我四口兒邦老云那三口兒正末云
我有父親有潭家帶小人可不是三口邦老云你
多大年紀了正末云小人二十五歲邦老云不是
我占便宜我可三十歲店小二云和我兒子同歲
邦老云打這村弟子孩兒兄弟我與你做個哥哥
你與我做個兄弟我買酒和你吃正末云哥哥不
棄嫌呵小人情願與哥哥做個兄弟邦老云店小
二打酒來正末云不要哥哥買你兄弟買小二哥

再打二百文長錢酒來我與哥哥遞一杯酒店小

上二醜酒科云酒在此正末把盞科云哥哥請酒那

老吃酒科云我與你做個護臂一搭裏做買賣去

也不虧你正末云哥哥如今路途上甚是難行恐

怕您兄弟廝跟不的那老云陡怎麼廝跟不的正

末唱

四季花哥哥你少會出外可曾經

那老云我一年三

百六十日則在外頭做買賣

正末唱

哥也我則怕沿

路上歹人後倖

那老云有歹人你敢近他麼

正末唱

若是強賊把咱來相攔定

那老云他攔定你你待怎

的正末唱可惱的我惡向膽邊生

那老云你端的怎

麼近他

正末唱我也會拳到處倒了碑亭我也會匾

擔打碎了天靈

那老云刀子科云比我這邊心涼可

是如何正末唱哥也豈不聞道殺人來須償命

那老云

云你如今做什麼買賣

正末云哥您兄弟本錢小唱

是個窮貨郎下賤的營生

那老云你一日走的多少

路正末唱

擡動腳二百里還餘剩

那老云我可兩頭

見日走三百里

正末唱這些時閃了脚腕常只是怕

悞了途程邦老云連我也被這脚趼兒碍事小二哥
將個針來煩兄弟與我挑破這趼者正末唱哥則被
你纏殺我也七代先靈

背云我怎麼做個計較則除非恁的回云哥你吃

一碗邦老云將來我吃兄弟你也吃一碗正末云

慾兄弟量窄只好陪哥哥一小鍾邦老云兄弟你

坐着邦老云我如今過去冷一碗熱一碗灌的

他醉了他的龍兒就走入門科云兄弟嘴都是

擦乾兒的你唱一個我吃一碗酒正末云您兄弟

不會唱店小二云你不會唱我替你唱做唱子爲
才郎曾把曾把香燒那老做打科云誰要你唱哩
兄弟既然你不會唱來我唱一個你休笑科唱科
哎你個大兒蔡云只吃那嗓子粗不中聽店小二
云恰似個牛叫那老打科云打這第子孩兒兄弟
你好歹唱一個正末云你兄弟不會唱那老云哎
你就唱一個何妨正末云實是不會唱那老怒科
云你不唱正末慌科云哥也我胡亂的唱一箇奉
哥哥的酒那老云你唱正末遙酒科云哥吃一碗

酒您兄弟今日與哥哥是初相會就唱個喜秋風

〔邦老云〕你唱你唱我便吃〔正末唱〕

喜秋風睡不着添煩惱灑芭蕉淅零零的雨兒又
哨畫簷間鐵馬兒玎玎璫璫鬧過的這南樓呀呀
的鴈兒叫〔邦老假睡科〕〔正末云〕不中我走了罷〔邦

老云〕咄你那裏去〔正末唱〕則被他叫的來睡不着

〔邦老背云〕白正好莽也本要冷一碗熱一碗灌的
那廝醉了挑的擔兒就走誰想他倒灌的我醉了
也我如今要歇息些兒則除是恁的〔做扯正末科〕

正末云哥也再吃兩碗那老云兄弟我醉了也我如今要睡一覺正末云小二哥將個枕頭來那老

云我枕着你這腿睡等我醒了時和你一搭裏做

買賣去正末云哥要枕着您兄弟腿睡我依着哥

便是那老睡科那老起身插刀子科店小二云老

子也這個人不好惹正末云這賊漢枕着我這腿

睡可怎生是好則除是那老云的小二哥我和你兩個

算算酒錢店小二云客官你是個好人只要公道

算還罷共是兩番打的酒正末云你也是做買賣

的我也是個做買賣的少了你酒錢你不怕我店

小二云客官你這一遭來我另飬些好酒兒與你
吃正末云酒錢不打緊你這酒薄店小二云我這

酒雖然薄可有椿好處剛吃到肚裏就便骨碌碌

的響動正末云恰道我吃下去也是這般響店小

二云則是箇酒高正末云小二哥我與你商量店

小二云你敢要去麼正末云我不去我有此二破腹

你替我一替你不替我就作踐在這裏店小二云

好客官不要在這裏作踐我替你做替科正末云

我還了你這酒錢做挑擔兒科云我出的這門來

慚愧也

賺煞尾他覲我似爐畔弄冬凌他覲我似碗裏拏蒸
餅若不是灌的來十分酩酊怎按住他一場火氣性
我如今在虎口逃生急騰騰再不消停抵多少遙指
空中鴈做羹比及那賊徒酒醒我已自家膽正遮莫
他趕將來我與你先走了兩三程

邦老醒科云兄弟與你一搭兒買賣呀他倒做個

金蟬脫殼計去了也打你這弟子孩兒你怎麼放

了他去店小二云他破了腹要阿屎哩那老云他如今那裡去了店小二云你在這裏我也在這裏他又不和我一搭兒做買賣我怎知他上南落北那老打科云曉我見也一拳兒好買賣在我手裡放的他走了更待干罷我如今趕着去若趕的上呵萬事罷論若趕不上呵回來一把火燒了你這草團瓢把你一家兒都殺了王文用也不遠哩我不問那裏趕將去來下店小二云可不是晦氣好沒生惹這一場驚怕我也不賣酒了背巷裏賣酸

醋去也

音釋

霎音

丕音

滲所

壘音

程音

璇旋

殺居

轔音

驢音

碓音

酸音

溪音

名切

鹿音

盧音

對音

豆

矣

剥音

趺音

窄音

嚙桑

酪音

酊

第二折

立粉店小二上

詩云

別家水米和

攬我家水多

米兒少若到我家買酒來雖然不醉也會飽自家
是個開店的我這店喚做三家店又喚做黑石頭
店這兩頭的兩個店都是小本錢客商的下在裏

面那大本大利的都在我這店裏安下今日天色
將晚也我且關上這門者(正未挑擔兒慌上云走
走走唱)

南呂一枝花那廝他入門來便緊歛了嘴這小本的
裝則被我買下了些新槽的酒連珠兒灌到有五六
碗他承興飲吃到有兩三甌盡醉方休那好飲的也
是天生就一會兒直灌的那廝瓠子頭他和衣兒穩
睡安眠怎知我悄聲兒逃席便走

梁州第七若不是我使見識一杯也那一跪天那可

不將我這殲殘生早做了千死千休我從那早晨間
直走到申時候過了些青山隱隱綠水悠悠荒祠古
廟沙岸汀洲七林林低隴高丘急旋旋淺澗深溝剛
抹過另巍巍這座層巒還隔着碧遙遙幾重遠岫又
接上白茫茫一帶平疇巴的到綠楊渡口早則是雲
迷霧鎖黃昏後我去那野店上覓一宿這的便是東
海鰲魚脫釣鉤我可也再不回頭

云可早來到黑石頭店也這裏有三座店我兩頭
不去則去那中間店裏下那廝便趕將來也尋不

見我就尋見我呵我叫起來這兩頭店裏人也要
來救我做見店小二科云小二哥有乾淨房子打
掃一間我歇息咱店小二云這間角子裏乾淨你
就在這裡歇息罷正末云你與我點個燈來店小
二云燈在此正末云我和你往後面走一遭去我
拽上這門來到後面這裏牆可怎生倒了那店小
二云便是雨水大倒了不曾整理正末云哥也這
條路可往那裡去店小二云這條路往河南府去
正末云這條路往那裡去店小二云這條路往泗

州去〔正末云〕這條路呢〔店小二云〕這個是一條總
路都去的〔正末云〕我淨了手也我和你說背後有
條大漢那廝趕的我至急怕他來時叫門呵我有一
句話央你你只說道有上司的明文不下單客
我明日還你兩個人的房錢酒錢〔店小二云〕我知
道了等他來時我則說不下單客回了他去你自
放心的睡〔正末云〕我關上這門我走了一日身子
有些困倦我歇息咱〔邦老上云〕那廝這等快走他
一挑着兩個沉點點的籠兒我脚踏着腦杓子走只

趕不上罷天色晚了也我往那裏宿去遠遠的

字擺着三座店這處喚做三家店中間那座店喚

做黑石頭店那廝本錢小只在這兩邊店裏下若

是本錢多在這黑石頭店裏下未知何如我則喚

那店小二他便知道做喫門科云小二哥開門來

店小二云甚麼人喚門那老云我是個客人天色

晚了覓一宵宿店小二云上司明文不下單客那

老做意科云兄弟每我說在兩頭店裏歇了罷你

說道黑石頭店好却如何快把那驢子趕過來依

舊到兩頭店裏歇去。店小二云：「不要去了，我開門來也。」我開開這門，那老做入門科。店小二云：「家裡來有房子。那老做店。」店小二打科云：「你可道不下單客？」店小二云：「你差聽了我這裏，則下單客。那老云：「賊弟子孩兒，我問你，日頭兒似落未落，有一個五短身材黃白色臉兒小後生，挑着兩個籠兒，在這裏尋宿來麼？」店小二云：「從清晨到晚，沒有一個人。那老云：「兄弟，你輸了也。」店小二云：「客官怎麼是輸了？」那老云：「你不知道我和那兄弟前面打夥處打

了箇賭賽他說道他走路快我道我走路快到黑
石頭店裏廝等先到的爲贏後到的輸一個羊頭
一筋餅一罇酒如今我先到了可不是他輸了也
店小二云這等你輸了他先來好幾時了我叫他
去邦老云你不要叫他只說他在那間閣子裏睡
店小二云他在這間閣子裏睡哩邦老云小二哥
我央及你你明日早起來與我做個證見我問你
誰先到來你便道這箇大漢先到來我把那一個
羊頭一筋餅一罇酒都與你吃店小二云老叔我

愛吃的。是羊舌頭兒。
〔那老云〕我和你後面看一看。
這堵牆怎麼倒了來。
〔店小二云〕這堵牆是雨水大
淋倒了。
〔那老云〕怎麼不壘起來。
〔店小二云〕便是無
錢不曾壘的起。
〔那老云〕這條路往那裏去。
〔店小二云〕這條路往河南府去。
〔那老云〕這條路呢。
〔店小二云〕這條路往那裏
去的。
〔店小二云〕這中間的是一條總路。
〔那老云〕你
討一領席子來與我將你那鎖和鑰匙來。
〔店小二云〕席子鎖和鑰匙都在這裏。
〔那老云〕你自睡去。我

拽上這門插上這鎖你但則聲我就殺了你店小

二云老叔休要發怒我自睡去便了〔下〕
〔那老云且慢者我聽那廝說什麼〕正末云我被那廝趕我這

一路多時不曾看我這東西我剔的這燈我是看

咱〔那老做意聽科〕正末做擎硃砂科云一顆兒兩

顆兒三顆兒四顆五顆這一頭都有我是看這

頭咱〔正末做數五顆兒科〕謝天地十顆硃砂都

有了也我脫下衣服去歇息咱做睡科〔那老云這

裡不下手那裏下手我踏開這門且慢者白正末

尋思咱兩邊店客人不曾睡哩那廝叫將起來至
害了我的性命等睡到半夜前後我慢慢的下手
那老睡科正末云我只聽的齁睡如雷將我驚覺
來不知是那個人唱

賀新郎是誰人恁般酣睡喝嚙嚙莫不是夢見的賊
徒撞着的禽獸則聽的聲龕氣喘如雷吼謊的我戰
兢兢提心在口早難道高枕無憂也是我常懷懼怕
心似聽的這聲音熟云窓櫺上扯下此紙來燃一個

紙燈蘸了這油點個燈我是看咱唱我這裏開房門

仔細的觀前後

云我道是誰原來是店小二睡個那

廝去房門前停死屍精甌上枕驢頭

云元來打勦虜的在那一邊再去看咱做驚科天

阿可怎生正是那個賊漢兀的不唬殺我也我且

吹滅這燈不要等他看見

唱

牧羊關我將這燈吹滅身倒抽虧的我渾身上冷汗
交流莫是取命的閻王殺人的領袖虧的我呆打顛
空張着口驚急力怕擡頭恰待要睜開兩個眼可早
則軟塌了一對手

〔云〕那廝睡着了也。我收拾往後門裏走。我又恐怕驚覺那廝。慌忙裏早一把這燈都吹殺了。那裏摸我那行李衣服去。〔閑〕

隔尾一領布衫我與你剛剛的扣入荅麻鞋款款的兜我。又不敢高聲大咳嗽。我將這廝左瞅右瞅。哎天也怎的他一陣兒昏迷穩放我走。

〔云〕行李衣服都摸着了也。且喜那廝正睡着哩。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唱〕

牧羊關只道他猛翻身睡覺。秋且喜得眼朦朧。又打

齁齁他土魯魯嗓內涎潮我也急煎煎心下刀抽有
如秋夜雨一點一聲愁正待要展開脚忙移步百忙
裏腿轉筋甚腌證候

〔云〕我可尋那缺牆兒去我跳過這牆來我也不往
那泗州路上去只往我的河南府去也〔下〕
〔邦老醒

做看科云晦這廝走了也想這一拳兒買賣不該

提我的罷罷罷黑洞洞的那裡去尋他不如回家

去也〔下〕正末扮太尉領鬼力上〔太尉詩云〕未曾燒

下紙錢灰入心纔動我先知只言正直爲神道那

個陽間是正直玉神乃東嶽殿前太尉是也吾神
在生之日秉性忠直不幸被歹人所害身亡皇天
不負吾德加爲東嶽殿前太尉今朝玉帝初回且
在廟中閒坐者正末上云好大雨也我待往前再
走不意遇着這大雨待不前去又怕那賊漢趕來
所傷了我的性命怎生是好哦這裏是一座廟宇
我且入的這廟來避一避雨咱做放下擔兒科云
這碑子上寫着道太尉爺廟上聖可憐見小人
若是趨過那賊人與爺爺重修廟宇再立祠堂那

老上云好大雨也那裏趨雨去一箇古廟我進裡

面權架雨去兀的不是那廝呸這廝可不該死他

做班正末科云兄弟你好走也正末云你也尋的

好哩那老云你等我一等慌做甚麼背云我試這

廝的氣力咱兄弟也我這領布衫着雨淋濕了也

你與我扭一扭乾了布衫我和你一搭兒做買賣

去正末云哥我不會扭那老云一領布衫不會扭

我便這般扭你便那般扭休一順了正末云哥我

理會的那老云你休扭你則拿着我自扭那老做

扭科正末倒科敢是你不曾吃飯那則這些氣力
來來來巧言不如直道將那紅的來正末云則有
些胭脂你將的去邦老云我好俊臉兒要搽胭脂
正末云有有有敢是黃丹邦老云我又不脚臭正
末云哥也再沒些甚麼紅的邦老云是硃砂正末
云哥也是做小買賣兒那得硃砂邦老云你記
的黑石頭店裏面數一顆兒兩顆兒麼正末云有
有有與哥哥一顆兒硃砂邦老云你休忙既做相
識我也不強要你的可是一件我提了你兩三程

地則與我一顆兒少我煩你再與我一顆兒

正末云哥這須是我的那老云你不與我我就殺了你

正末云我便再與哥哥一顆兒硃砂那老做挑擔

兒科云兄弟我一擔兒都要

正末云哥怎麼都要得我的

那老云你敢不與我我就殺你也

拔刀科

正末云哥我一擔兒硃砂都與你你將的去

那老做

低頭做拏籠兒科正末做匾擔打那老科

那老做

回頭科云你怎的

正末云連這匾擔也送與你罷

那老云好個賊弟子孩兒我出的這廟門來我且

躲着聽那廝說甚麼正末云那賊漢將的我這硃
砂去了我若是走到前面告知本處官府拏住這
賊漢纔雪得我這口氣邦老云你聽這廝的說話
怕不做出來不如先下手爲強兄弟我還你硃砂
罷正末云索是謝了哥邦老云我則要你一件東
西正末云哥也要什麼東西邦老云我要你這顆
頭正末云哥也死的不有人來了也邦老回頭科
正末做躲科邦老趕正末做揪住頭髮殺科正末
云鐵旛竿白正你今日圖了我財致了我命在陰

司告你自有證見那老云誰是證見正末云太尉

爺爺便是證見那老云簷稍下殺你無證見正末
云這浮漚兒便是證見那老云這浮漚便怎生做
的證見你不問那裏告將來我不怕你正末唱

黃鐘尾罷罷罷我這性命呵似半輪殘月三更後一
日無常萬事休苦奔波枉生受有誰人肯搭救單只
被幾顆硃砂送了我頭揀的向閻羅告究着鐵旛竿
等候遮莫你板門似手掌兒也掩不得俺這叫屈的

郭老殺正末下科云一個小後生倒使了我一身汗我拖在這牆根底坐下着這逼綽刀子搜開這牆阿磕綽我靠倒這牆遮了這死屍也與你個好發送如今兩籠兒硃砂都是我的了一不做二不休他說道家中有個花朶兒好媳婦我拚的直到他家去所算了他父親怕那婦人不隨順我神道我家鐵旗竿須不怕你隨你去做證見來下太尉云頗奈鐵旗竿白正無禮在吾神廟中圖了王文用之財又致了他命指吾神爲證見便好道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天若不降嚴霜松柏不如蒿草神靈若
不報應積善不如積惡則今日領着鬼兵擒拏鐵
旗竿白正走一遭去來詩云休將奸狡昧神祇禍
福如同燭影隨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

遲

音釋

鄭孔平聲

熟償

鄭漢平聲

頽音

歌音

漚音

第三折

李老同日兒上李老云老漢王文用的父親自從
孩兒做買賣去了至今不見回還天那我這河南

人多少在外做客的怎麼再沒一個順便稍封信兒來家也回兒云父親且自寬心這早晚回家也不見的邦老上云某乃鐵旛竿白正自殺了王文用連日連夜走到這河南府東關裏紅橋西問人來這是王文用家這箇門兒便是待我喚他一聲家裏有人麼邦老云媳婦兒門首有人呌哩你去看咱回兒云我去看來見科云君子你尋問誰哩邦老云大嫂你這裏是王文用家麼回兒云你問他怎的邦老云我是他的夥計替他寄一封書在

此日見云好也我對俺父親說去旦兒見李老

云父親有王文用同做買賣的夥計稍的信來也

李老云是真個我看去哥哥請家裏坐那老云老

人家敢是王文用的父親麼李老云我是他父親

哥哥是誰那老云我是他認義的兄弟與他

一搭裏做買賣他利有百倍他偶然躡破脚在後

邊慢慢的行哩着我先寄個信來這個敢是哥哥

的渾家就是我的親嫂嫂一般老伯我走的饑又

餓渴又渴你井裏打些水我吃李老云我到井上

打水去。那老云：「我跟將老伯去。」老上井打水科云：「我打這水咱。」那老做推李老下井。科云：「去。」老下井兒哭科云：「我那父親阿兀的不痛殺我也。」那老云：「兀那婦人不要啼哭。你丈夫是我殺了。你父親又被我推在井裏也。歟了我這一來，單則爲你。你與我做了渾家罷。」科云：「我至死也不隨順你。」那老云：「你若不隨順我，我一刀就殺了你。你自尋思咱。」科云：「且住者。他若殺了我，呵俺父親與丈夫的冤讐。誰人來報罷？罷罷，你依的我一件事。我

便隨順你那老云你但說出來好依的我便依着
你旦兒云我丈夫新亡了我若隨順了你你也不
吉利如今待我丈夫百日之後那其間與你成其
夫婦永遠團圓也不是遲哩那老云也罷我則要
個吉利你一百日之後我和你成其夫婦我今日
錢也有了媳婦也有了你這房子產業都是我的
憑着我一片好心天也與我半碗飯吃同下淨扮
地曹引鬼力上云小聖地曹的便是今日在森羅
殿上對案還有天曹不曾來哩鬼力門首覩者導

神來呵報復知道鬼力云理會的李老上云老漢

王文用的父親頗奈白正無禮將我孩兒王文用殺了又將我推下井裏又謀了我家媳婦爲妻老

漢死于非命今日告地曹走一遭去見淨做跪科

云尊神老漢特來告狀淨做跪科云老官兒請起

請起李老云尊神是地曹判官老漢是亡魂冤鬼

尊神請起我是告狀的淨云你原來是告狀的我

錯認了是我的姑夫你告誰李老云老漢河南府

人氏姓王是王從道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有個孩

兒喚做王文用又有個媳婦兒我孩兒因做買賣
去利增百倍有鐵旛竿白正圖了他財又算他性
命又將老漢推在井裏死了又要了我家媳婦兒
地曹與老漢做主咱淨云你纔說是誰推在井裏
李老云是鐵旛竿白正推我在井裏淨云既是他
推你在井裏可怎麼不打濕了衣裳李老云濕是
濕的熱身子焐乾了淨云你揣的死了不曾李老云
云我死了淨云既是死了便罷告他怎的李老云
尊神你使些神通擎將他來折對咱淨云憑着我

也成不的你且這裡伺候者等天曹來呵你告他
不爭你着我去拏他我怕他連我也殺了李老云
我世不曾見你這等神道下正末扮太尉引判官
小鬼上正末云吾神乃東嶽太尉掌管善惡生死
文簿到森羅殿上對案走一遭去來唱

正宮端正好我將這帶鞋來攏我把這唐巾按舞蹁
躊兩袖風翻我只見霜林颯颯秋天晚覺一陣冷氣
侵霄漢

滾繡球你道爲甚麼森森的透骨寒却元來是茫茫

的雲霧繁遮斷著紅塵無限剛則見衰草斑斑兀的
不是地府間黑水灣早來到這奈河兩岸兀的不是
劍樹刀山兩隻眼緊把冤魂來覘一隻手輕將他鬼
力拏何處也蹣跚

倘秀才摩弄的這玉帶上精光燦爛拂綽了羅襪上
衣紋可便直坦我與你登澗道七林林過曲欄我也
曾坐觀十萬里且赴九千壇我沉吟了幾番

呆骨朵我將這唾津兒潤破窓兒吟

小鬼報科云報

的尊神得知有東嶽太尉來到也淨云我接待尊神

硃砂擔

雜劇

上末

去(正末唱)我探着手將小鬼揪翻三弔脚捉腰兩個

指可便掐眼只一拳直打的他天靈爛這一回倒做

的我渾身汗

淨勸云上聖息怒正末云放手罷

我正

待劈頭毛廝扯擣不爭你攀腔膊強拆散

淨云鬼力將酒過來鬼力云酒到淨做遜酒科云

上聖滿飲二杯正末唱

倘秀才見地曹手捧着溫良玉盞我這裏忙擎起花

紋象簡

淨云上聖許久不會了也正末唱

我和你間

別來早已數載間絕音信少平安今日得覬面顏

淨云土聖請坐淨擎文卷遞科正末云這一宗是

何文卷淨云這一宗是個開剪裁鋪的將那好段

子大尺兒量進來小尺兒賣出去如今勾將來左

脇下打三千銅鉗右脇下打五千鐵棒還着他托

生去鬼力云可着他變做個什麼淨云可着他變

個螞蝗鬼力云因何變個螞蝗淨云要長也隨的

他要短也隨的他正末云這一宗是何文卷淨云

這一宗是個開洗縫鋪的把人的好衣服或是洗

白或是高麗復生縫絲他着那鐵熨斗都熨破了

我勾將他來左脇下打三百銅錐右脇下打五百
鐵棒着那廝也還托生去〔鬼力云〕他托生去可變

個什麼〔淨云〕可變個鐵匠〔鬼力云〕因何變做鐵匠

〔淨云〕要硬也隨的他要軟也隨的他〔正末云〕這二

宗是何文卷〔淨云〕這一宗是個花園子在生之日

按四季栽種樹木傷枝損葉勾至陰間左脇下打

三十銅錐右脇下打五十鐵棒還着他托生去〔鬼

力云〕他可變個什麼〔淨云〕直着他鐘鼓司勦匪房

裏托生去〔鬼力云〕可怎麼着他他在勦匪房裏托生

去淨云這邊裁也由他那邊裁也由他正末云這

一宗是何文卷淨云這一宗是鐵幡竿白正圖財

致命殺了王文用又將他父親推在井裏又謀了

他妻子要了他的家財正末云我是看這宗文卷咱

唱

伴讀書檢生死輪迴案是誰人敢把這天條杆我奉着玉帝天符非輕慢將是非曲直分明看從頭兒報應真希罕這的是天數要循環

(淨云上聖止有這宗文卷利害正末唱)

笑和尚你你你你將文卷細細繙我我我將卓面輕輕
按是是是小字兒疊千萬要要要一行行親過眼便
便便一字字莫摧殘來來來我一件件從公幹

淨云上聖這鐵旛竿白正在世間無般不做無件
不爲業貫將滿際天可害正末唱

醉太平你道他是天生就鷹鷗的羽翰狼虎的賊心
肝這幾年家作業在陽間並沒些忌憚眼見得王文
用在明晃晃刀頭上遭危難王從道在黑洞洞井底
下何時旦還將他花朵般媳婦兒只待要強姦有這

許多的罪犯

〔云〕既是鐵旛竿白正有這般罪犯你可怎生不着
鬼力勾將來勘問〔淨云〕上聖不知我也曾幾番家
着鬼力去迷那廝爭奈他十分兇惡所以上不敢
近他〔正末云〕我與你擎去〔唱〕

煞尾則我這硬邦邦指爪將那廝頭稍來挽粗滚滚
麻繩將那廝脖項來拴丟天靈剪手腕着凌遲受磨
難那怕他潑頑皮綽號做鐵旛竿只消我這一對兒
攔關把那廝死狗也似拖將來我直着見了您眼下

硃砂擔

雜劇

淨云上聖去了也我也跟着趁打夥捉拏白正跑

一遭唱

么篇我將這厮琅琅鐵索把那廝肩腳綁沉點點
鐵棍將那廝臂膊搪打碎天靈共眼眶踢折蠻腰
和腦漿微嘴臉科鬼力云怎麼做這個嘴臉淨唱

把那廝直拏到酆都那邊着他慢慢的想

洞下

音釋

蹠思關切

悟烏去聲

鞞音

跔音

鞞音

鞞音

踡音

招音

擗音

撻音

去聲

斗音

繩音

鶴音

翰音

唐音

慣切

第四折

〔鄭老同日見上〕鄭老云自家白正的便是自從殺了王文用到這裏將他父親推在井裏要了他渾家這幾日我有些神思不快夢寐顛倒不知是如何大嫂你與我安排些粥湯我食用咱〔旦兒云〕你則在這裏我熬粥湯去也〔下〕正末扮魂子上云自家非別乃是王文用被鐵旛竿自正圖了財致了命爭奈我陽壽未盡今夜晚間問他索命去〔唱〕

雙調新水令 正黃昏庭院景淒淒哎喨天那走的我

軟兀刺一絲兩氣淅零零的山路冷昏慘慘的晚風
吹脚步兒剛移一步步行到枉死地

做行科云來到這個所在是十字坡口兒土酒店

正是我當初遇着那賊處他見着我甚些動靜便

一起這點狠心所算的我好苦也唱

沉醉東風若不是我失時落勢怎生的便攬禍招危
我和他這搭兒纔相見平日裏又不相識剛道個一
聲兒惡人迴避早激的他惡哏哏鬧是非那裏也見
財起意

微行科云這個所在是黑石頭店你那賊我既是
躲着你走了你苦死的趕我怎麼唱

喬牌兒我既是抽身兒悄脫離又何苦直趕上這田
地我和他又沒甚殺爺娘搶道路深讐隙可怎便捨
殘生做倒底

云我想這一晚既然要躲那賊只該悄悄的睡罷
了還要點着燈數這硃砂顆兒做什麼自古道出
外做客不要露白可知被那賊瞧破了也唱

甜水令我只合緊閉房門吹殘燈火且圖安睡怎好

去一顆顆數着這東西早被他識咱行藏聽咱聲響
見咱踪跡可不是自落的便宜

〔做行科云〕這所在是東嶽太尉廟那賊漢好狠也

我把一擔兒硃砂都送了你只要留俺的性命你

怎麼還要將我殺了我記的臨死時曾指滴水浮
漚爲証我如今冤魂不散少不的和你索命太尉
爺爺你是個掌生死的活神道須與我屈死的王

文用做主咱做拜科唱

折桂令我忙合手頂禮神祇現掌着死生文簿何曾

錯善惡毫釐

做再拜科云太尉爺

唱

你怎不憐見

我屈死的冤魂放過了他行兇的濶賊待強奪了俺

無主的嬌妻我親指着滴簷前浮漚爲記難道你坐

殿上神聖無知

做再拜科唱

只願你檢驗輪迴速顯

靈威將那廝直押送十八層地獄阿鼻纔見的你百

千年天性忠直

做行科云我來到家中看我那父親去咱元來冤

魂幽滯還在井底父親兀的不痛殺我也

做悲科

唱

落梅風我只道你靈性歸天上却元來幽魂沉井底
總便是鐵石人也見了心碎我和他這冤讐結的來
甚盡期只除非各一家天地

〔云〕我再看我那渾家如今在那裏元來他隨了那

賊漢正與他熬粥湯兒哩〔唱〕

沽美酒並不曾見烈紙錢將咱祭倒去熬粥湯送他
吃元來你個水性婆娘易轉移乾着我生受了半世
眼睁睁看你做歹人妻

太平令我癡心想望貞潔你做事忒殺非爲鐵矯筆

滿懷得濟王文用手稍兒着地你這個潑賊就裏落
可便下的白佔了俺家緣家計

〔正末做扯那老科云鐵旛竿償我命來〕那老云

是什麼人着我償你的命〔正末云〕則我是王文用

你當日在太尉廟中將我箇財致命又將我父親

渰死了渾家也強佔了你如何不償我命來〔那老

云〕你說是我害你命來可有何証見〔正末云〕有有

有則滴水浮漚兒便是證見〔那老云〕我平日是個

吃齋把素伸指頭不咬人的人這樣勾當我幾曾

幹來你說太尉廟中滴水浮漚見是證見你只叫
那太尉來我和他對證太尉同鬼力上云人間私
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兀那鐵旛竿白
正你還不認的我哩你當日在我的神廟中滴水浮
漚之下將王文用箇財致命又渰死了他父親強
奪了他妻室你今日惡貫滿盈有何理說那老做
跪拜云是是我殺了王文用來望上聖可憐見
我與他看經禮懺請高僧大德超度他生天你則
饒了我罷正末云你那賊也有今日哩從來一冤

一報我怎麼還饒得你唱

收尾死生難遏我心頭氣冤讐有似簷間水咬你個圖財致命的狠心賊也少不得做個落塹拖坑的沒頭鬼

太尉云鐵旛竿白正你今對吾神招證明白兀那

鬼力將這廝押赴酆都受諸苦惱永爲餓鬼以報

王文用之讐你聽者詞云則爲這鐵旛竿撒濶行

兒將王文用趕入廟中既謀財又傷他命結冤讐似海無窮曾指定浮漚爲證到今朝運數當終遣

硃砂擔

雜劇

卷五

鬼力將他拏下直捆赴地獄重重其屈死一雙怨

鬼償還他來世亨通纔見得冤冤相報方信道天

理難容

音釋

識傷以切

祇音

阿音其

鼻音

隙音昆

跡將

憊入鑑切

直征

喫音趾

潔饑

豈則

洗切的音

輕介去聲

移切

耻上聲

平聲

底

題目

鐵旛竿圖財致命賊

正名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雜劇